

Hu Zhanfen

白相“周华健”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沪上的鲁迅公园近日爆棚了，因为大家都去“白相周华健”。人头攒动得最汹涌的周末，颇有挤踩之虞。这，就是“虹口周华健”，并上了热搜，成了上海电视台《上海早晨》的封面话题，其真名不详，据说是一个63岁爱唱歌的“周华健死忠粉”。

在各类自媒体视频中，可以发现这名大叔频繁出现在鲁迅公园，启动他的“草地音乐会”，特点是每次开唱，只选择周华健的经典名曲，而且必然拿着一个迷你型的录音机贴着耳畔，边听边唱，陶醉其中。唱到动情处，总是跺脚、转圈、吐舌头、扮鬼脸，围观的看客也每每于此时高声“喝彩”——这些“喝彩”，但凡老上海都太熟悉了，那就是满脸的坏笑，满嘴的奉承，大拇指跷得老高老高，其实都是“挖坑”“糖精片”“反撬边”“抬轿子”的主——一句话，看白戏，“解厌气”，怂恿你出丑，不付钞票地看滑稽。旧时的说法，就是“白相依”。

类似的场面至少在我记忆里有过两幕。1975年的“上海传动机械厂”一车间，每逢中班的晚饭过后，所有人就都围着一个五短身材，肉球般的工人师傅“挖坑”，他叫周汉章，大家虔诚地请他朗诵，他的声音扁平而沙哑，难听，只要一鼓掌，他便开始翻动一双肉里眼，朗诵他那首《生活的海洋》，手舞足蹈，间或缓缓转动球状身体，卡着喉音念念有词，直到最后两句永远不变的台词：“……我欢呼！我歌唱！我奔向生活的海洋！”每于这时，空地上就是一片欢腾，青工们学着他翻白眼，“啊！啊！啊！”地叫，无数人吼着：“汉章！汉章！再来一段！”汉章则惶恐地看着大家，状极可怜。

如其拒绝，则一班人一哄而上，一致强调他

的朗诵与孙道临不差上下，逼他不好意思地再来一遍。时间一长，他还真以为自己孙道临了，走路也渐渐地“早春二月状”了，我则第一次感受到人心真坏。

类似的场景后来转到了安徽。厂里也有一个姓周的老头，精神失常，却差不多每天有人拿他消遣：老周！老周！来一段！而老周也真像一匹种猪，被人一逗就发作，只是口条不干净，开口即齷齪，大概事先揣摩了大家的好恶，他总是先用当地话数落一串动物器官，数来宝一般，从鸡鸭鹅猪牛羊狗，再延伸到各地男女，妙在善用方言的下半身，宁波话、无锡话、常州话、苏州话、杭州话……可以一口气念叨半小时，间以山东快板的痛快淋漓，结果总是赢得全场的满堂彩。

这时，这个精神病人开始扭了起来，最常见的是蛇行的夸张，于是一帮小青年跟着他后面也夸张地扭动，车间内外真是“一天世界”。

诸如此类算不算底层的“平庸之恶”，我不知道。只是觉得从“周汉章”到“周华健”们一路走到今，但凡为他们“挖坑”而乐此不疲的，大都居心不良。

怂恿别人的丑陋，消遣别人的洋相，就跟作弄残疾人一样，我鄙视这些看客。

现如今的鲁迅公园几乎天天“嘉年华”，最常见的吆喝就是：“走！白相‘周华健’去！”而另一边，每当有人挑战大叔的唱功，哪怕只是暗示，他也会冷峻地表示：没十万元，坚决不比！

“我，上海滩唱功一流，还有争议吗？！”他天天都要矜持地竖起大拇指，瞪大眼，口水四溅地宣示一番，人群偶有弱弱的质疑，他立刻斗鸡般冲上去呵斥。

看着他的踌躇满志，我更是说不出的悲哀。█

消遣别人的洋相，就跟作弄残疾人一样，我鄙视这些看客。